

西方

知识观的演变

◎ 吴奇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汕头大学 211 工程二期项目基金资助

西方知识观的演变

吴 奇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知识观的演变/吴奇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8
ISBN 7-80198-425-0

I. 西… II. 吴… III. 哲学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7028 号

西方知识观的演变

作 者: 吴 奇

责任编辑: 宋 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电子信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010-82000890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4.875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 97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ISBN 7-80198-425-0/C·04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通过阅读哲学史上那些划时代的哲学家的著作来对他们的哲学知识观作概观,力图把握住一部局部连续性的跳跃的哲学史。

笔者按古代、近代、现代和后现代这种历史划分分别选取了柏拉图、笛卡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福柯来作这种“知识观演变”的载体,展示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最后结束于一种后现代话语的哲学变迁。本书的章节标题就很好地突出了这种主题之间的变换:柏拉图的理念论—笛卡尔的沉思—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福柯的后现代哲学。

在柏拉图的哲学里,世界是超越感觉事物的不可见的纯粹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自在世界,具体事物只是它的影子或摹本。知识是灵魂对理念的回忆,灵魂是不朽的。最高的理念是善,只有通过辩证法才能获致。政治的理想就是让所有的公民都致力于这个最高的善理念。柏拉图的理念论对西方哲学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其精神在笛卡尔和胡塞尔身上得到了明显体现。

西方近代哲学是从对自我、对主体的反省开始的,哲学由此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近代哲学的灵魂,整个近代哲学都是在反躬沉思的主体中完成的。笛卡尔通过怀疑—我思—上帝—物质世界这条哲学论证之路展示了他完美的沉思体系,并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了引子。

胡塞尔自称是一个笛卡尔主义者,他的目标是通过类似笛卡尔怀疑法的先验还原,把笛卡尔的那个独立不依的心灵实体张大为无限的逻辑的先验自我。为此,他回溯了从笛卡尔到洛克到贝克莱到休谟最后到康德的整个近代哲学,最终到达了他的现象学。他认为

其现象学是关于纯粹意识的本质必然的严格科学,是绝对真理。他希望所有哲学都到他的现象学中去寻找最终意义,那种建基于自然科学繁荣之上的实证主义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应该被彻底抛弃。胡塞尔的现象学对近代主体哲学既是一种超越,也是一种终结。

对传统哲学高唱挽歌的第一人是维特根斯坦。他用日常语言作武器来消解哲学,认为哲学是对语言的误用,哲学应该是“让一切保持现状”。像“知识”、“真理”这些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并没有哲学层面上的意义,更不可能有什么普遍的定义,有的只是它们在语言游戏中的使用。那种认为感觉经验是与命题惟一相关的实证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的唯我论,因为感觉经验本身在语言中可以被约简掉。“我”不是名称,不指称认识主体,它在日常生活中有极其具体的使用。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权威地位被取消了,那种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根基被连根拔掉。

而后现代福柯的出现,则彻底埋葬了传统哲学。他用考古学和谱系学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被长期遗忘的边缘现象(疯癫、疾病、犯罪和性)和它们的历史,并以此来消解西方文化传统的中心。他用“认识型”这个概念来重新整理西方思想,并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传统思想的终结。他通过揭示权力与知识的不可分离而对传统的无功利知识的思想给予彻底批判,认为那是启蒙运动的叙事。知识是社会地生产的,它与权力息息相关,是权力的策略产生了知识。那种先于一切社会活动的永恒的统一主体也被权力解构了。主体不是完整的,而是分裂的;不是自主的,而是依靠性的;不是一个绝对起源,而是一种不断被修正的功能;当它不再对权力有用的时候,它将消亡。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柏拉图的理念论	(18)
第一节 理念论	(20)
第二节 回忆说	(25)
第三节 日喻、线喻与洞穴喻	(28)
第四节 政治学	(32)
第二章 笛卡尔的沉思	(35)
第一节 统一的知识体系	(35)
第二节 “我思故我在”	(40)
第三节 上帝和真理	(45)
第四节 二元论	(49)
第三章 胡塞尔的现象学	(54)
第一节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54)
第二节 作为现象学源头的近代哲学	(59)
第三节 现象学	(70)
第四章 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	(79)
第一节 哲学的任务	(81)
第二节 语言游戏	(85)
第三节 私人语言	(95)

第四节	对唯我论的批判·····	(102)
第五章	福柯的后现代哲学 ·····	(109)
第一节	理性与疯癫·····	(111)
第二节	考古学·····	(121)
第三节	谱系学·····	(132)
参考文献	·····	(141)
结束语	·····	(149)

导 论

笔者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对历史上那些著名哲学家著作的解读,力图把握住西方知识观的流变。哲学思想的流变是哲学思考方式的变化。曾经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逐渐隐退了,被遗忘了,新的话语方式产生了。这是哲学史表现出来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正由于此,不同时期的哲学家所描述的知识图景和所拥有的哲学冲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将这些异质的思想体系并置在一起,会构成知识观流变的一幅奇异图景。这正是笔者想达到的目的。

笔者采取的方法是:首先是认真阅读笔者所选取的哲学家的作品,力求从这些作品中理解他们的哲学理想,不要断章取义,这是我对自己的一個基本要求。第二个方法是尽量避免用那些打上了深深历史烙印的普遍的哲学概念作标尺去评判某种思想,将其平面化、模式化,而是力求凸现它的立体感、历史感和异质性。当然,演变并非完全的断裂,历史的沉淀构成了思想的一个共同场基,要完全摆脱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仍是存在的,只要不至于牵强附会,理解这种关联也仍是可能的。

笔者按古代、近代、现代和后现代这种历史划分,分别

选取了柏拉图、笛卡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福柯来作这种知识观演变的载体。

必须要从古希腊开始，因为“哲学”这个词以及它的内容都是希腊的。从古希腊开始，最好从柏拉图开始。且不说他的理念论对西方哲学所起的定基调的作用，单是对其对话体的阅读就可以产生精神上的愉悦。他的著作散发着诗歌和神秘主义相混合的优雅气息，它们不仅仅是哲学的阐述，还是文学艺术作品。有时我们不必同意他的观点，却感动于他的表达。是柏拉图最早带领我们穿越可感世界的虚幻流变而抵达那纯粹永恒的本质世界——他的理念世界。罗素曾说：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这种本能也许是柏拉图遗传给我们的。

从笛卡尔开始，哲学思考的重点从本体论转向了以探讨主体性问题为中心的认识论。主体性被近代人看成了知识得以产生的根本条件，是知识确实性的最终根源。笛卡尔开辟的主体哲学通过休谟和康德而在胡塞尔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胡塞尔的现象学呈现着德国哲学特有的深奥和玄妙。胡塞尔对通俗有一种恐惧，认为陈述的简单性与空洞浅薄是同义的。所以，对他的作品的阅读有如嚼橄榄。胡塞尔跟柏拉图、笛卡尔一样，也用洁净而纯粹的理想结构来补充经验世界。这三个人都相信在他们体系的高贵建筑中，真理可以达到永恒的不朽。现象学意义上的自我是一条奔腾不息的“赫拉克利特之流”，是剔除了心理主义及一切经验

因素的先验自我。这种先验转向将笛卡尔时空中的有限自我张大为一种非实体性的无限的逻辑自我,从而逃避了唯我论和不可知论。

对唯我论和不可知论作更彻底的逃避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转向。语言的本质特征是非心理性的、非私人性的和社会性的,因此维氏的语言哲学从一开始就有反对主观心理表象、反对个体内向的反躬沉思、排斥主体自我的倾向,它要使一种模糊的心理意识和感觉知觉转化为一种可以明确言说的、可以公共交流的语言。维氏明确反对存在“私人语言”,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使用,那种笛卡尔主体中心主义者认为的反映自我主体的心灵活动的不被嵌入语言共同体的私人语言不存在。语言不能被单数主体所独有,一切语言都受语言游戏的公共语法规则支配。维氏哲学完全用语言取代了具有私人性、唯我性、任意性和不可言说性的心理活动,完全拒绝承认在语言的背后还存在什么非语言的东西。与传统认识论纠缠在一起的唯我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幽灵在维氏的日常语言哲学中消散了,隐去了。维氏还告诉我们,日常语言就是一种井然有序的言,并无必要像他前期那样去追求水晶一样的理想语言。

继这种日常语言之后,是后现代的来临,其核心人物是福柯。

福柯始终认为,主体的经验是由社会和历史构成的,个体把那些构成因素加以内化而又没有意识到他是被迫将其内化的。后现代对待主体性的态度是,主体性不是各种表面显示之下的深刻哲学现实,我们不需要对其进行超验推

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表面现象,没有需要解释的深度结构或基础的因果力。人类主体及其变化着的主体性是由社会实践和话语及伦理自塑而成的。与此相关的是福柯对知识的理解。知识不再是个别的笛卡尔私下里检验确定的思想内容的产物。相反,知识是社会地生产的。笛卡尔式的内省将不再起作用,不但“我思”不再是透明的,而且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是怎样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事物的。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是息息相关的,那种无功利知识的思想是启蒙运动的叙事,是神话故事。

我们正处在后现代之中。

下面,分别就本书中对这五位哲学家的知识观所要表达的主题作逐一概括,让大家通过阅读导论大致了解笔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柏拉图

在柏拉图哲学的来源中,具有首要意义的是四种哲学倾向——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派和爱利亚派。从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说中产生了相对主义,这与柏拉图的旨趣正相对立,柏拉图要的是永恒真理,是本质的、永久的和不变的东西。从苏格拉底主义(对伦理概念的普遍定义的寻求)、毕达哥拉斯主义(数学是永恒的和严格的真理)、爱利亚主义(世界是永恒不变的“一”)这三个要素中正好结晶出了这个东西——理念论。

理念自身形成一个自在的世界,它是永恒的和不变的,一切可感事物都只是理念的一个影子或摹本,而且是完美而永恒的理念的一个弄模糊了的且不完美的影子或摹本。

灵魂,厄洛斯(the Eros),所渴望和追求的是理念,一切学问和知识都在于灵魂看到感觉事物时对理念的回忆。

柏拉图的回忆说是与神秘的灵魂不灭学说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来源于奥尔弗斯——毕达哥拉斯。他们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监狱和坟墓,是使灵魂玷污的一种邪恶。这种思想在《斐多篇》中得到十分有力的表现。在那里,对尘世和肉体的反对被强化到厌世的程度,真正的哲学是“临死的实践和死亡”。只有摆脱了尘世的伴侣——肉体的纠缠之后,灵魂才能获得它原有的纯洁和对真理的认识。自柏拉图学说产生以来,世界乃是稍纵即逝的尘世的东西,而灵魂则是永恒的、超凡的,这种观念是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的直接来源。

最好的理念是善,是灵魂通过辩证法一步步所认识到的可知世界的极限。在《理想国》中,善的理念被比作太阳,是一切存在物和认识的最终源泉,同时又是世界的终极目标;对它的认识就是“最高的科学”。苏格拉底的处死使柏拉图终于确信,仅按传统方式改变政体不可能对国家有任何改善,只有通过道德的更新才可能矫正国家的弊病。而最高的道德是善,国家的宗旨应当是教育公民致力于善。

以上就是笔者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想要表达的主题。

笛卡尔

17世纪,笛卡尔高举理性的火炬,坚决要求理性对知识的正当性,要求将哲学的智慧与神学的智慧分离开来,并寻求在哲学中达到客观性和确实性的方法。笛卡尔的独创

性就在于他表现了一个从怀疑中显现自身的人的理性历程。对理性的信仰是“希腊的”。但自笛卡尔始,理性决定了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

这种理性的最核心的含义表现为数学。所以,笛卡尔把数学当做知识的理想去寻求具有确实性的理性统一体的知识。在他的“知识之树”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关于统一知识的构想。这种统一性是通过形而上学和其他学科的演绎关系表现出来的,他相信,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基本原理可以从确实的形而上学原理中逻辑地引申出来。因此,才有了他的“知识之树”：“整个哲学像一棵树,它的根是形而上学,它的干是物理学,它的枝条是其他所有的科学,这些科学又归结为三门主要的科学,即医学、力学和道德学。”但笛卡尔本人的科学实践与他的这一科学理想相去甚远。他所找到的那个知识的基础,即自我,并未真正起到基础的作用,因为他本人并未搞清楚自我的内在结构,也未揭示自我的直接知识的确实性如何才能保证其他间接知识的确实性。所以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由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向其他科学知识的推演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为了找到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他提供了一种普遍怀疑的方法。这不是怀疑论。从这种怀疑的气氛中凯旋式地出现了意识对自身存在的确定——这决定了现代思维的历史。怀疑、弄错和被骗都是意识的某种状态,它们证明存在一个正在怀疑和被骗的意识,在思维的东西,或意识,也是知道被意识的东西,这个事实被合乎语法地用“我”表达出来——“我思故我在”。这是一切哲学的前提,是笛卡尔千

辛万苦找到的阿基米德点。哲学不可能从什么外在的东西出发,而只能彻底地从我思出发。“我”就是那个绝对确实的东西。从此,主体哲学开始了它的历程。

但是,从“我”如何来保证外部世界?“我”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我们的肉体 and 周围世界的存在。存在于意识之内的东西与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之间的鸿沟是固定的。笛卡尔不得不寻求上帝的支持来使自己走出这种断裂。一旦我们满足于有一个上帝,它的完美性就不允许它来欺骗我们,我们的怀疑就会平息。上帝的诚实保证我们相信自己有肉体并生活在一个具有广延的物质世界中。就这样,笛卡尔通过借助于“上帝”存在的虚构的合理证明和接受上帝不是骗子的假设达到了物质世界。一切知识的确定性取决于神的存在的确实性,不论科学把问题推得多深,也不能破坏信仰,因为对上帝的信仰是在宗教中显现出来并受到理性支持的。搬出上帝,是笛卡尔对经院哲学的妥协。

上帝将心灵和物质放置在世界的两端,它们毫不相干,心灵只有思想,物质只有广延。这种把世界一分为二的笛卡尔的观念,已经在我们的思想中深深扎根。物质世界是机械论的,而心灵世界是唯灵论的。尽管人们进行了许多努力,但这种二元论始终没有被克服,一直是科学和哲学中的幽灵。

怀疑—意识—上帝—物质世界,这就是笛卡尔的哲学论证之路。它既表达了对传统和权威的反抗,又显示了心灵的优先性;还表达了上帝在物质世界之先的特殊意义。

胡塞尔

以胡塞尔为创始人的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思

潮之一。现象学运动不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变为存在主义哲学,而且也同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笔者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二是胡塞尔对作为现象学源头的近代哲学的回溯,三是作为本质科学的现象学。

德国人不喜欢英美经验主义及其与科学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哲学是某种孤立的、思辨的东西,有它自己的传统和动量,应当远离实证科学。而在 19 世纪后半叶,实证科学支配了整个世界观,而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对于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对于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对于作为自由主体的人,是无话可说的。而战后的欧洲,人们又迫切需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我们必须回到那种内省和隐秘的形而上学中来,回到胡塞尔的能让孤立的无足轻重的个人在其中获得意义的现象学中来。

就这样,胡塞尔回到了作为近代哲学之开端的笛卡尔哲学,并自称是一个笛卡尔主义者。这就是自我或主体性。胡塞尔只对经过笛卡尔怀疑而剩下的那个无可置疑的自我感兴趣。胡塞尔认为笛卡尔开创了一种哲学研究的全新方式,即哲学是在自我中、在主观性中寻找它的最终根据。只有当哲学家最终清楚地理解自己是作为最初源泉起作用的主体时,哲学才回到它的存在中去。实证科学也必须在这种主体性中获得它真正的意义。真正的知识,不能外求于万物,而要内求于己——主体。所以说,现象学没有脱离西方哲学的传统,相反的,只有现象学才恢复了 this 传统——

以主体性求绝对性。

一切奇观的奇观：主体性。

主体性不仅是一切知识的明晰性的最终尺度，而且是一切存在意义的源头。

要达到这种主体性，就必须“怀疑、悬置与还原”。不理解“怀疑、悬置和还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笛卡尔和胡塞尔的主体性，因为这是回归主体的根本途径。

首先是对自然界和自然科学进行悬置，将其“括起来”。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把哲学的研究领域从整个世界缩小到意识活动以及进行这种活动的自我。但这个自我，并不是笛卡尔的心灵实体，心灵是应该像身体一样被加上“括号”的东西。也不是经由洛克贯穿于整个近代的对心理的趋向物理主义的自然化。呈现在胡塞尔面前的是一个“现象学的剩余者”，是一片透明的、纯粹的“意识世界”，是直接显现出来的“理念世界”，具有最原始的直接性。所以，现象学是一种“本质的直观”和“直观的本质”。这正是柏拉图所说的那个既非感觉、又非概念的理念。所以，胡塞尔称自己的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绝对必然的科学。跟柏拉图和笛卡尔一样，胡塞尔追求超时间的绝对真理，并认为这种真理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现象学就是关于纯粹意识的惟一严格的科学知识，是绝对真理。

就像纯粹数学家一样，如果条件允许，纯粹现象学家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食人间烟火”。因为现象学以纯粹意识为主题，完全可以过一种内心的“隐居”生活。因此，有人说胡塞尔的思想是一个独白。

维特根斯坦

笔者个人比较喜欢维氏哲学,尤其是他的《哲学研究》。他的语言活泼,风格独特,思想深邃。维氏带领我们穿越语言的迷宫。如果说其思想非常激进,那是因为他使我们的语言恢复了社会性。语言是一种自然的人类现象,一种在我们身边不断发生的事情,是一系列复杂的、重叠交错的、相似或不相似的人类实践活动,是实际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提要求、发命令、表示愿望和理想。那种根深蒂固的自我形象被推翻了,那种固守于自己的私人感觉和观念的孤独之物消失了。维氏对内在的东西不感兴趣,更没有耐心去崇拜被崇拜了很长时间的“私人经验”,他对所有那些自以为是的笛卡尔式的术语及其到处滋生的个体主义感到厌恶。他要把语言从形而上学的使用中带到日常的使用上来。

在“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中,笔者用四个部分来总括他的知识观。

第一部分是“哲学的任务”。维氏坚持认为:哲学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堆死教条,哲学的任务是澄清我们普通语言中的混乱,是对日常语言用法的隐蔽的介绍。如果我们澄清了语言中的全部混乱,那么所有将我们引入哲学的疑问都将消失,因而哲学本身也就消失了。传统哲学当然包括笛卡尔和胡塞尔哲学,都应该作为无意义的命题予以排除,因为它是对语言的误用,是理智把头撞在语言的界限上所撞出的肿块。像“命题”、“语言”、“思想”、“世界”,这些在传统哲学中讨论得最多的概念,在维氏看来毫无意义,因为